

◎薇诺拉 著

死
当
醉
涂

Let the river run



世界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醉死当涂 / 薇诺拉著.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012-5438-5

I. ①醉… II. ①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58506号

醉死当涂

Zuisidangtu

作 者 薇诺拉

责任编辑 余 岚 刘 喆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出品人/监制 赵 雷
总 策 划 码 码 李姣姣
装帧设计 A s h 西 少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销售电话 010-65265923 010-5773544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印张 880 × 1230毫米 1/32 6½印张
字 数 204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5月第一版 2017年5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438-5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任何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厂调换, 联系电话010-57735449

我们像车轱辘一样承载着不断向前的使命，
昂着肩上的头颅，躁动着腔膛里的心。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那个傻瓜在跳舞	001	第11章	不挂，不勾，不羁	129
第2章	押沙龙，押沙龙	017	第12章	向君一揖	139
第3章	做人好叻呀	029	第13章	夫虱之处于辉中	153
第4章	因小祸得大福	045	第14章	醉死当涂	167
第5章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059	第15章	是开始也是结局	175
第6章	愤怒的子弹	073			
第7章	我们都是玩风的人	081	番外1	嗨，西班牙	181
第8章	肉身不死	093	番外2	入围	189
第9章	饱暖思远方	109	番外3	圣诞礼物	195
第10章	我叫你爸爸	121	番外4	新年快乐	201

第1章

那个傻瓜在跳舞

“人和畜生差在哪儿？其实哪儿也不差，都是饥食渴饮，你死我亡——哎？你要不要来根烟？”

三月初，雾霾天，柏油地。

气温骤低于前些日子，这天儿多飘了一蓑牛毛雨，多吹了一口打头风，整座城市显得灰头土脸，眉目不清。副驾驶座上的男人是个坐不住的客，四十岁不到的样子，市井细民的打扮，叽叽歪歪自来熟，上车之后时不时要把头凑过来跟我瞎聊。这会儿他递上一包玉溪，我从打开的烟盒里抽了一根，说了声谢谢。

“学美术的在设计公司被折磨到死，学表演的最后都去坐了台，几十年改革开放没出几个真正的艺术家，为什么？因为这社会发展得太摧枯拉朽，人却还是那个熬不住饿的人，一餐不食就难受，三天不食立马英雄气短……”

“气短没关系，人活着头可不能低。”我把烟叼嘴里，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着了。

平时载客我不夹生，不拿劲，尤爱口无遮拦开黄腔，但今天没太大心思发挥。路线比我预计的要长，我心想就不该横穿整座城市送他去机场，车钱才给一百五，如果拉不到回程的客人，去了这趟远途的油钱，根本没挣头。

车是在车市上淘的二手白色雪佛兰景程，跑了七万多公里，但保养得还凑合。为它我磨脱了几层嘴皮子，最后以三万不到的价格拿下，险些把原车主的嘴给气歪。

我驾照拿得早，几包中华就搞定了驾校师傅，但决定买车还是三个月前，一来是图出行方便，二来是想载客营运。

其实就是开黑车，我跑得不算勤，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也能入囊四五千。

目的地是市东国际机场，雪佛兰停在红灯前，再过两个街口，就该到了。

“就比如说你吧，你明知道开黑车犯法，为什么还要这么干？”

我吐出一口烟雾，漫不经心地回答他：“不就是你刚才说的吗，我要吃饭啊。”

“一看你就没读过书，年轻人还是要多读读书，多一张证书多一块敲门砖，多一张文凭多一条谋生路……”

“我也想啊，从小就吃了没文化的苦——你会不会开车？！”

一辆红色的奇瑞突然从后头蹿上来，猛地打了个拐，要不是我反应快，他的车屁股一准儿擦烂我的车头。

奇瑞上的人估摸不肯吃亏，当即摇下车窗骂回来：“你才不会开车！”

逆风香百里，骂人更得迎头痛击，对方这一回嘴彻底把我点着了。我又打一把方向盘回到道上，摇下车窗，把头伸进雨里，冲那车连珠炮似的大骂：“你瞎撞什么？！撞死了没人管你儿子少教所管，没人养你老娘她得给你上坟，撞个半瘫不死你后半辈子分分秒秒都得往外崩屎！”

奇瑞车不吱声了，我把手里的烟头扔出去，重新把住方向盘。

“你这人瞧着人模狗样……这嘴也太脏了。”身旁的男人露出吃惊的表情，似乎被我吓着了。

“嘴脏，心干净。再说，这不是良药苦口么。主要是教育他，生死时速，人命关天呢。”笑笑，我这人没别的优点，也就天生嘴贱，还挺过瘾的。

“哟！这不是顾遥吗？你偶像？”他从座位上腾起屁股，伸手拽了一把挡风玻璃前的挂饰。

别人都在车前挂什么辟邪木、平安符，唯独我挂了一个颇显精巧的相框。相框里有张合影，我和大明星顾遥的合影。

两个男人看起来十分亲密，脸贴着脸，笑得唇红齿白，仿佛挚友一般。

“不是偶像，是熟人。”似怕那人夺了我的相片，我从方向盘上腾出一只手把乱晃的相框稳住，半真不假地说，“他还请我拍过戏呢，就那部《大明长歌》，就那个最后刺死太子的小宦宠常月，可我嫌剧本没劲，没接。”

《大明长歌》是两年前上映的片子，饰往常月的是个当时刚毕业于舞蹈学校的新人，就靠这么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角色一炮而红，从此星运亨通，票子赚到手软。

男人“嗤”地笑了一声，摆明不信。

“不信？我手机里还存着他经纪人的号码呢，是顾遥亲手给我输进去的。”

“哟喂，还亲手，你也太能扯了！”他又凑近了去看那相片，呼出一嘴傻了吧唧的口气，笑出一嘴被烟熏黄了的牙，“我最多就从这照片上看出一件事儿——你挺上镜的，不输大明星。”

夸我也不得劲了，我被这人的反应搞得很泄气，闭了嘴，专心开车。

雨声喧街，雨势不减，放眼望去人稀车少。唯有一些女孩子，年轻鲜嫩得像初春新透芽的枝丫，齐刷刷地穿着一款自印的粉色T恤，捧着花，拉着横幅，嘻嘻哈哈地小跑一路，噼噼啪啪踩出一串水花。

她们胸前印着一个男人的照片，我没看清，只看见她们背后印着一句表达爱意的英文，而倾诉爱意的那个名字是Lee。

看样子都是粉丝，来给哪个大明星接机呢。

去机场的路上常能撞见这样的事儿，我心无旁骛地继续开车，又堵一个红灯，目的地总算到了。

男人没给钱就下了车，我只得跟他一起下去。他掏了掏胸前口袋，掏出一本证件似的东西，伸长胳膊，让那东西在我眼前晃了晃——

窥一斑而见全豹，我瞟了一眼，证件显示他是市交通局的人。

“把驾驶证拿出来！”这人瞪亮了一双铜铃眼，一改方才的聒噪亲切，完全变了脸。

胆儿再肥的人也得被唬住，我大气儿不敢喘，乖乖掏出驾驶证交了上去。最近正严打，黑车司机大多不敢轻易接生客，就怕被来这么一下“微服私访”，治安拘留跑不了，还得交几万罚款。

“你叫……袁骆冰？”

打开驾驶本儿，这人一字一顿念出我的名字，见我点头，便又拿着本子重重拍了拍我的脸，跟老子教育儿子似的教育我：“趁年轻就多读点书，干什么不好，

非干违法的事儿。”

“哥，哥欸！您饶我一回……”我反应奇快，说话的同时还屈膝下跪，发出“扑通”一声脆响。

“家里太困难，要不困难我也不能违法呀！我妈死得早，我爸又病重，两天就得用一针药，那药一针就得好几百块钱……”我使劲挤了挤眼睛，成功挤出几滴泪，越哭越入戏，一把抱住他的腿，“哥欸，哥，我真不能进去……我爸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离了我一天都活不了……”

“得得得，别动手动脚的！穷山恶水出刁民，遇见你们这样的人最没法子。”男人看似饶过了我，往我面前的地上扔了一张五十块，然后说，“以后得长点眼力见儿，我坐你们这种车就没给过五十以上的。”

我突然有点怀疑，这人跟我扯了一路，根本存心涮我，此刻凶相毕露半真半假，只为少付一百块车钱。

低头去捡那张揉皱了的人民币，一摊泥水里映出一张长眉细眼的年轻脸孔——我看这人一晌，看见他眉目里深藏多年的愤、怨与苦，一经酝酿就汹涌欲出。然而这种陌生的情绪爆发未遂，泥水里的人影自己咂摸过来，他拂一把面上疲惫，又把惯常的嬉皮笑脸找了回来。

我慢慢地抬起头，对着那市交通局的人大声地喊：“谢谢！谢谢亲哥！”

男人总算露出一脸“算你识相”的笑容，走之前还不忘跟我说：“大明星顾遥还找你拍戏？你扯个屁！我一个字都不信！”

雨毫无征兆地大了，打在地上噼啪作响，好比锣齐鸣，鸦乱飞。我从地上爬起来，攥紧手里的五十块钱，浑身湿透地回到车里。

车内空间狭仄，身上的雨水慢慢阴干，散发出一股不怎么令人愉快的腥味。我抽纸巾给自己擦了擦，透过垂在眼前的湿发，一眼不眨地望着挂在车前的那张合影。

我这辈子扯过无数个屁，可今天还真没有。

我认识顾遥，还不止一面之缘。

我认识大明星顾遥，这事情得从王雪璟那个老娘皮开始说起。

我自幼学习舞蹈，开始只为修型健体陶冶情操，哪知道我竟有点天赋，很快就触各类舞种而旁通。起初我学跳舞，亦步亦趋地跟着我那身为舞蹈演员的妈，后来我妈跟人跑了，我就开始自学。十三岁时我欲更上一层楼，于是被我爸带去拜师于一位曾经享誉海外的舞蹈家，别人都恭敬地称呼她为“雪璟老师”，只有我明里喊她“贤姐”，背地里管她叫“老娘皮”。

老娘皮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王祖贤，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即使现在应已年逾四十，看上去依然如绿缎子上刺的红牡丹，美得隆重又惹眼。她一直对外头瞒着自己的真实年龄，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死，所以每当我向别人介绍起她，开篇总是“生卒不详”四字。

老娘皮性子刚烈，自恃貌美与才高，既不懂向领导献媚，也不屑与同行相偃，因此开罪不少人，日子也越过越不如意。四十岁后她被更年轻的舞蹈演员们挤出了国家舞蹈团，只得自己开办民营艺术团（其实规模极小），靠教学生跳舞赚一点脂粉钱。

当时跟我一起在老娘皮这儿学习舞蹈的孩子不少，第一次见面，老娘皮就面目凝重地问每一个人，为什么要跳舞？

为名，为利，为陶冶情操，为光耀门楣……有人答得特别梦幻，有人答得特别现实，有人答得特别崇高，有人答得特别猥琐。

我记得老娘皮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存心炫技，当着老娘皮的面跳了一个难度极高的动作，然后落地时崴了脚。

脚当场就肿了，皮下渗血渗得厉害，可能骨头都受了损伤，而我抱着伤腿嘿嘿傻乐，只说了一声：“喜欢，真的喜欢。”

多年之后回忆起当初练舞的日子，我始终认为，老娘皮对我“另眼相待”正是因为我的二皮脸遂了她心意，但也有知情的师哥师姐一早透露给我听，说我各方面都很像老娘皮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

好巧不巧，那人也姓袁。因为他比我年长，别人总以“大袁”的名讳提起他，再附上幽幽一声叹息。

艺术团里除我之外没第二个姓袁的，也算是冥冥之中一点缘分。所以我常问我的师哥师姐，那个大袁后来呢？

后来？后来大袁就被部队文工团挑走了。大袁觉得这是个成名的机会，可老娘皮不同意，她说他性子太犟，锋芒太露，不适合在那种地方生存，又说部队里同一个岗位上人才分配往往过剩，而表演“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也不利于一个舞蹈家真正成就自我……

老娘皮说得直白恳切，但大袁认定是她有意阻碍自己的前程，于是一气之下不顾老娘皮的苦苦挽留，一意孤行地偏就走了。

部队其实远比我们想得黑，大袁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又绝不低头逢迎人的性子果然在里头混得不如意，也不知是不是得罪了领导，尽被人往偏远山区打发，上头规定每年必须完成的百余场演出也压得他喘不过气。估计是不忿于自己空有一身本事却无出头之日，大袁终于在某年大年三十的晚上给老娘皮打了电话，然后卧轨死了。

怪不得老娘皮从不过春节，也不需要我们这些弟子前去给她拜年，别人是爆竹声中一岁除，喜迎新年，而她总是黯然神伤。

我没机会见一面那个人人眼中的跳舞奇才大袁，但我愿意相信老娘皮待我严苛不为怀旧，只是惜才。那些日子她天天把我往死里操练，恨不能一天就倾其所有，而我也拼了命生吞死咽，恨不能一天就把她的浑身本事全吃进去。

老娘皮生平最得意的两支舞，一支是与德国现代舞大师合作完成的《践行柏柏尔》，还有一支是她自己编舞的成名作《醉死当涂》。

前一支舞我跳得青出于蓝，常能把观众跳哭，但后一支却百学不会。跳舞的人讲究“舞我合一”的境界，我却做不到。

我告诉老娘皮，我特别厌恶酒鬼，纵使太白有“沽酒与何人”的才情，在我眼里也只是语文课本上那个毫无雄性气质的死胖子。

那时候选秀节目不比现在多似牛毛，如果不进部队文工团，民间学舞蹈的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参加两年一届的全国青年舞者电视大奖赛。我参加的那一

届“青舞赛”是第十七届，决赛地点安排在广州，我头一回坐飞机，带着漱具、拖鞋、换洗的内衣裤、我爸悄悄揣我兜里的两个茶鸡蛋与一颗十八岁的灼灼雄心。

正式比赛开始前还有一场选拔赛，不在电视上直播，只会以花絮的形式做个剪辑回顾。

我这人有点人来疯的毛病，也不知道算不算缺点。从没见过那么大的舞台，那么多的观众，选拔赛时我跳了《践行柏柏尔》的其中一段，那支舞蹈不到七分钟，那几分钟里，我忘记了自己是贴地爬生的离离草，我乘风向上，苦尽甘来，我的血肉凝铸于舞台上，灵魂飘在万里之外。

一曲舞罢已浑身是汗，虚脱一般，而台下的掌声如旱天雷，炸响了一遍又一遍，我只得一遍又一遍向观众们弯腰谢幕。

我一直记得，那一晚我总共谢幕了六次。

后来老娘皮告诉我，我在台上跳舞的时候她就在台下哭，然后她通过一双泪濛濛的眼睛看见，评委们也在哭。

可最后公布的决赛名单里却没有“袁骆冰”这个名字。

文艺圈、娱乐圈，但凡是人与人围成的一个圈儿，都特别讲究“人脉就是生产力”。老娘皮与我得知消息时如遭雷劈，四处奔走，终于找着八丈远的一点关系，如愿见到了主办方的一位领导。

我听着老娘皮跟那人争执，她说：“你也看见观众的反应了，他跳得多好啊！”她反反复复就一句话，他跳得多好啊！

那人回答说：“是，是跳得好。不止跳得好，长得也好，这孩子是为舞台生的，一上台就光芒万丈。可是不行啊，冠军已经内定了，有人砸了一笔钱，要捧一个也参加比赛的女孩子。”

“前三。”按理说老娘皮是个特别顶真的人，非第一入不了她的法眼，可这回居然破天荒地服了软，对那人说，“这孩子真挺困难的，一直坚持跳舞不容易，给他个机会吧，就算不拿第一，我们拿前三也是可以的。”

那人摇头：“你不能当全国的观众都是瞎的啊，这孩子一跳舞，谁还看别的选手啊。播出以后一定会有人说是黑幕，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反正他还

年轻，一届比赛也就等两年，两年后再来吧。”

老娘皮与那人相争不下，却且争且让，一直低进了尘埃里。

最后那人被磨得实在受不了，以怜悯又厌恶的眼神看我一眼，说：“决赛名单已经出来了，再改是不可能的。这样吧，我去跟那个出资人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补偿这孩子一笔钱。”

眼见一切无可挽回，老娘皮顺了一下旗袍上浅浅的褶皱，她眼里泪光浮动，却笑如倾城名媛，艳丽逼人，她说：“比赛不让我们上，那钱我们也不要了。”

连陪跑都算不上，才热身完就打道回府了。

我和老娘皮窝在火车站附近的小卖部里，一边吃泡面八宝粥，一边在一台六寸电视机前看完了正式比赛前的花絮回放，还真的，镜头剪得干干净净，连一个我的侧脸也没有。

去的时候我们意气风发，出手特阔绰地买了机票，回程就只剩下买硬座的钱。超过三十个小时的硬座差点坐出我的痔疮来，我终于按捺不住，开嗓就骂：“你个败家老娘们，你不要钱我要啊！头发长见识短的，难怪一直没男人肯收了你！现在好了，颗粒无收，白来一趟！”

老娘皮也不看我，合着眼睛，摆出一脸的“唯道是争，何悔之有”。待我聒噪够了，她才开口问我：“还跳舞吗？”

恍惚之中我以为听错了，她的声音带着怯意，极不自信，闻所未闻。

“不跳了，我爸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等不了两年。”我回答得特别坦然，笑着跟老娘皮说，“这一次也不算两手空空，至少我觉得自己明白了两个道理，一是男生跳舞太娘炮；二是吃得苦中苦，不一定就能成为人上人。”

四十来岁的老娘皮突然就哭开了，眼泪吧嗒吧嗒，跟个小姑娘似的。

她一哭我就蒙了，不知怎么劝她，只得装聋作哑，把脸转向车窗外。

老娘皮哭着哭着就累了，一歪头枕向我的肩膀，慢慢睡过去。为免她着凉又为免将她弄醒，我小心翼翼地把外套脱下来给她盖上，然后自己在座位上佝成一团，瑟瑟发抖。

外头的天色很快黑透，月光明明暗暗，车厢里也就斑斑驳驳。这么大老远

还坐硬座的人基本都不宽裕，累了，也就合上眼睛，胡乱睡了。一片起伏的鼾声里我摸了摸胸口，里头一只冰坨子，冻得结结实实。

我把横空出世的梦想留在了广州，随着火车一路向北。

北方好冷啊。

话扯远了，现在说回顾遥。

如前所述，我吃百家饭，也干百样活。因为我爸突然又犯了病，我顶替他给几个学生送外卖。那是我头一次进入大学校园，还是鼎鼎有名的戏剧学院，混迹在一众同气聚首又互看不惯的漂亮男孩女孩之间。我昂首挺胸大步向前，看静物，无论花草树木都觉新鲜；看活物，不管雌雄老少都不入眼。

大学就是大学，空气里都透着好闻的书香味儿。我在校园里乱晃，正逢秋光晴暖落叶簌簌，忍不住便骚性大发，扔下手里的外卖，腾空跨步，在连串的大跳之后做了个展臂飞行的舞蹈动作——

I believe I can fly!

有些不善的眼光瞥过来。管他们是不是把我当神经病。

脚尖刚刚着地，迎面便来了一个男人——

高出我半头，长相非常英俊。我铆在原地动弹不得，以目光与之短兵相接，来者温和，去者不善，十几秒钟后我招架不力，在他如春风化雨的眼神里彻底阵亡。

我当然认出了这张家喻户晓的脸，他是职场精英，也是民国阔少，是劫富济贫的绿林英雄，还是刀口舔血的黑帮卧底……

我从娱乐新闻里知道，这个人是顾遥，而他不止自己会演戏，研究生毕业后还留校任教了，年纪轻轻的就带出不少学生。

“行啊，功底不错啊！”顾遥露出白牙，冲我笑。那笑容不同凡响，如一豆火于一片黑，又暖又亮，大杀四方。

“还……行吧。”一颗心莫名趑趄趑趑，在腔膛里乱撞，一双手都无措地不知往哪儿放。

“想演戏吗？”

“有钱拿吗？”

面对我问出的不合时宜的蠢话，顾遥又要人老命地笑了，这个男人这么英俊还敢笑得这么混账，简直如同欲望的渊藪，遥遥冲你招手。

“我的一部新戏还缺个角色，就要你这样会跳舞的人。”他笑着问我，“怎么样，想演戏吗？”

“我不会演戏。我没学过表演。”

“这不是问题，我可以在我的课上给你安排个旁听的座位。”

我天生爱占便宜，见对方和善，难免就要得寸进尺，说：“我答应你前，你能不能也答应我一件事？”

顾遥不解：“什么？”

“我想跟你……合个影。”想着机会难得，我尽量好看地冲他笑，笑弯了一双月牙眼，一脸纯良。

“拿你手机，来。”顾遥一把搂过我的肩膀，主动与我脸贴脸，拍了一张相当亲密的合影。然后他就低头摆弄我的手机，输入一个号码，嘱咐我有时间一定去联系他的经纪人。

“我还有事，得先走了。”顾遥已经转身了，可没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朝我伸出了小拇指。一米八几的大男人，隔空对我做了个“拉钩钩”的手势，又笑笑说：“一定要来，我等你。”

当天我就把顾遥与我的合影打印出来，到家后扎进我那不足六平方米的房间，难得偷懒地躺在了木板床上。

看上一眼顾遥的英俊眉眼，我将相片叼进嘴里，闭上眼睛。

即使闭上眼睛我仍激动难耐，感到心脏怦怦撞击胸腔，呼之欲出。

白日里做大梦也似，我想了很多。我想给我爸买套大房子，给他一个现世安稳；我想让老娘皮重回舞台，给她一支《醉死当涂》；我想在大学里和最姣好的姑娘勾肩搭背，一起昂首蟹行。

这些皆是我窗边的渴望，这些亦是我佛前的誓愿。

梦着梦着，更觉是三伏天里剖瓜吃瓢都比不上的好事，于是眼眶发酸，噪

子发痒。我试着哭两声，一开始只是小声抽泣，而后竟号啕大哭，哭得眼泪涎水一并流出，样子极其难看，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隔壁的中年妇女打了通宵麻将刚刚回家，不堪受我骚扰，哐哐地砸我家的大门：“大白天的号鬼啊号？你爸死啦？！”

这一吼吼得气壮山河，也把我从白日梦里唤回到现实中来。

“瞎想什么？演个小角色而已，真以为能上舞台了？”

待血液静了些，身子冷了些，把飘远了的魂儿牵回来，才意识到自己刚才那副样子难看得要死。别看我这人平时嘴贱，其实最是荤面素底有耻且格，我骂了自己一句“蠢蛋”，再看顾遥的相片一眼，便拿枕头蒙住自己的脸，好一阵子傻笑。

此后很多年我常想起顾遥那天对我说过的话，每次想起，我的枕头总是湿的，经年累月，它散发出潮湿腥气，洗都洗不干净。

可惜最后戏却没演成。我的梦想跟那些流出泪腺的眼泪、渗进枕头的涎水一样，他们逝去在南方，他们逝去在枕头上。

道家向来不对人这种生物高看一等，倒爱自嘲为“俚虫”，就是溜光溜光的一种虫子。正如我现在的处境一般，无毛、无羽、无鳞、无甲，换个意思便是，上头没人、兜里没钱、炕上没婆娘，还有在大雨里焦躁半天，却没等来一个客。

“姐姐，你好漂亮啊！姐姐，你要坐车吗？”一个穿毛呢裙子的少妇状女人从我面前走过，我立马笑得桃花灿烂，嗲声嗲气地对她喊。

一般人这么说话都会给人极不靠谱的感觉，何况还是黑车司机。但我不会。

我觉得老天爷待我哪儿都偏颇，唯独在皮相这一点上多有偏私，让我俊俏之中不失纯良，乍看一眼是好人，再看一眼更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人。

雨天拉客本该不难，可今天真是炉子翻身倒大霉，那少妇一眼不看我，以伞遮面，走了。我极尽张罗之能，又在车里喊了老半天，一直喊到过了常人的饭点，也没等来一个打算坐我车去往西边的客，不得已，只得黯然接受空车回去的现实。

正当我垂头丧气打算打道回府，一个人影突然蹿进我的视野，我还没反应

过来，他就一把拉开车门，湿淋淋地钻进了我的车厢。

“嘿……哥们儿？”我朝这人瞥去一眼——由头到脚一色儿的黑，口罩、帽子全副武装，墨镜隐约透光，依稀可见一双轮廓极美的眼睛。

“开车。”声音不错，清冷又性感。一上车就让我开车，该是早看出来，我在这儿等着载客。

“去哪儿？”我习惯性地发问，可话音还没着地，几个穿粉色T恤的女孩子便从他来的地方冒出头来，乍一眼还是三两个，转眼竟目测不下五十人，尖叫着扑过来，势如蝗虫轧过良田。

“先开车！”身旁的客催促着喊了声，我也被这阵势吓到了，赶紧发车。

居然还有追车跑的，不过柴火细腿跑不过四轮引擎，没一会儿便全甩开了。

我吸了吸鼻子，鼻腔里便满是这个男人的香水味，浓烈倒也不呛人，这车厢里鲜有那么高雅不俗的味道，大多时候飘着的是属于上班族那油腻腻的早饭味儿，或是醉汉那傻烘烘的臭脚味儿。

“哎，去哪儿？”我偷偷觑其眉眼，越看越觉得这张脸眼熟，只是这人藏掖得太严实，一时让人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

他从口罩后头报了个地址，那地方我熟悉，电视台。

“等等，你是不是……”

我确定这位客不是艺人就是名人，刚想开口搭两句，他的手机铃声就响了。

“连安排专车这么小的事情都能出错，不用道歉了，直接让他滚。”

“我没推她，她疯了一样扑上来，结果自己跌倒了……”

“管好你自己的事就够了！记者想怎么写随他们，再说推了又怎样，没死也没伤，难道她还指望被我娶回家当‘黎太太’吗？”

……

这人打电话时我在开车，貌似专心致志，实则时不时要拿余光往旁边瞥一眼——

他横冲直撞地发完一通脾气便撂了电话，根本不拿正眼看我，只慢悠悠道：“你这对招子往哪儿放？别看我，看路。”

一个行人突然当道杀出来，我亏他提醒才没酿出大祸，却也险些把刹车踩成油门。

“不怪我牛嚼牡丹多看了您几眼，实在是您这范儿，啧啧，比明星还像明星……”惊魂甫定，我讪笑两声，赶忙掏出口袋里的名片递上去。

“袁骆冰……”他低头看了一眼我的名片，这么个平平无奇的名字被他轻声念来，实在好听得不得了。

“如果你要用车，随时可以打我电话。”我笑着回一句，不管明星还是名人，反正跑不了是个大客。

帅哥居然没扔我名片，随手机一起揣进了口袋里，然后一抬眼睛，看见了我与顾遥的合影——这张脸看着冰封三尺，可我打小眼尖，能辨锱铢毫厘——我明显看出他的面部肌肉微微一凛，嘴角不自然地抿一抿，然后才问：“你喜欢顾遥？”

“是……也不是……”我装模作样压低了声音，“我们认识。”

帅哥似乎对我的话来了兴趣，尾音扬起问：“你们认识？”

“是啊，他还找我拍戏呢，就那部《大明长歌》，就那个最后刺死太子的小婊童常月。不过我嫌剧本没劲……”

帅哥不怎么礼貌地打断我：“常月那个角色台词不多，却十分有戏，电影里有不少他献舞人前的戏份，听说导演选角的时候北舞去了两次，两次都空手而回，所以直到开机前一天，人选都未定……你说顾遥找过你，那么说，你会跳舞了？”

“会啊，岂止会跳舞，我还拿过第十七届青舞赛的冠军呢。”话一出口我就悔了，我确实梦见过多次自己在青舞赛的决赛舞台上大放异彩，以至于一不小心就自欺欺人，以梦为真。可这位爷摆明了是圈内人，哪儿像一般的细民见闻有限，听见风就信了雨。

“青舞赛迄今二十届，真正的舞蹈家没出一个，十八线外的小演员倒出了不少。”这位爷朝我微侧了侧脸，似乎隔着墨镜瞟了我一眼，“当然，还出了个黑车司机。”

好在对方也没深究的意思，只不置可否地翘了翘嘴角，便把头后仰，要闭